

· 读书札丛 ·

《战国策》“割挈马兔”校释

张显成

《战国策·赵策一·谓赵王曰三晋合章》有一段劝赵王坚三晋而勿攻燕，以移祸于楚的文字：“（秦）以燕饵赵，而离三晋。今王美秦之言而欲攻燕，攻燕，食未饱而祸已及矣。楚王入秦，秦、楚为一，东面而攻韩。韩南无楚，北无赵，韩不待伐，割挈马兔而西走，秦与韩为上交，秦祸安（案）移于梁矣。以秦之强，有楚、韩之用，梁不待伐矣，割挈马兔而西走，秦与梁为上交，秦祸案环（还）中赵矣……及楚王之未入也，三晋相亲、相坚，出锐师以戍韩、梁西边，楚王闻之，必不入秦，秦必怒而循攻楚，是秦祸不离楚也，便于三晋。”^①对此段中的“割挈马兔”的训释，历来是一大难题，众说纷纭，莫衷一是，均无以服人而不得其解。例如，宋·鲍彪注：“割地挈而走秦，疾于马兔。”这“挈而走秦”谓何意？实费解。清·金正炜《战国策补释》云：“‘挈马’与‘提马’义同。‘兔’当从曾（指姚宏所见曾巩本）作‘免’，‘免’与‘俛’通。言韩不待伐割即挈马而俛入于秦也。又或为‘挈国’之讹，俗书‘國’作‘国’、‘馬’作‘馬’，（国）右‘丿’脱误于下，因讹为‘馬’……‘挈’与‘携’为义同也。”^②金氏两解都牵强，且到底作何解，他也无法确定而碍难。清·钟凤年《国策勘研》云：“‘割’字不辞，因马兔非必待割而始能挈走之物。以字

理度之，恐是‘则’字之讹。”^③钟氏倒是大胆地把“割”字视作了“则”，而“马免”之“挈走”与文意又有何关呢？清·于鬯《战国策注》曰：“‘割’、‘挈’二字平列。割，割地；挈，谓其国也。”^④也就是说，于氏认为，“割”指“割地”，“挈”指“挈其国”。照于氏这样讲，则“马免”就更无着落了。今人有关《战国策》的校注本也未能解决此难题，如诸祖耿《战国策集注汇考》将“割挈马免”之“割”属上句读，但也无济于事而讲不通文意。^⑤诸如此类的牵强扞格之训，不再一一列举。

《战国策》之“割挈马免”之所以无法读懂，是因为其文字有讹误。1973年出土的马王堆汉墓帛书《战国纵横家书》为我们解决这一悬案提供了线索和证据：“秦使辛梧据梁（梁），合秦、梁（梁）而攻楚，李园忧之。兵未出，谓辛梧：‘以秦之强，有梁（梁）之劲，东面而伐楚。于臣也，楚不待（待）伐，割挈（繫）马免而西走，秦余（与）楚为上交，秦祸案环（还）中梁（梁）矣。将军必逐于梁（梁），恐诛于秦。’”（271～274行）^⑥挈，通繫。《广韵·缉韵》：“繫，系马。”《诗·小雅·白驹》：“繫之维之，以永今朝。”毛传：“繫，绊；维，系也。”又可用作名词，指缚马索。《左传·成公二年》：“韩厥执繫马前。”免，脱跑，脱逃。汉李陵《答苏武书》：“当此之时，猛将如云，谋臣如雨，然犹七日晁食，仅乃得免。”“割繫马免”意即：割断缚马索，马便脱跑；此过程极短，马之脱跑极快，故以之形容动作迅速短暂，犹“立即”。“割繫马免而西走”意即：立即降秦（秦位于西，故“西走”指降秦）。

今以帛书“割繫马免”释《战国策》文，无不丝丝入扣：“韩不待伐，割挈〔挈（繫）〕马免〔免〕而西走”，意即韩不待攻伐，就立即降秦。“梁不待伐矣，割挈〔挈（繫）〕马免〔免〕而西走”，意即梁不待攻伐，就立即降秦。由此可知，《战国策》之“割挈马免”，为“割繫马免”之讹误，即“挈”是“繫”（通“繫”）之误，“免”为“免”之误，^⑦均为形近讹误。且帛书与《战国策》均作“～而西走”，也可进一步证明之。再，帛书《战国

纵横家书》是刘向编辑《战国策》所依据的《国策》、《国事》、《短长》、《事语》、《长书》、《修书》那一类资料，其性质属于《战国策》的原始资料，^⑥这充分说明了以帛书来考订今本《战国策》的重大意义。

故此今本《战国策》之“割挈马兔”之疑案已涣然冰释，当是“割挈”（繫）马兔”之讹误；并且，其结构已固定，是当时习用的一个成语。

注：

①《四部丛刊》影印元吴师道《战国策校注》本（此书兼汇鲍彪注与姚宏续注，下文所引鲍彪注与姚宏续注即据此）。以燕饵赵，而离三晋：指秦用攻燕返地为饵，以合赵伐燕，而离间三晋。韩南无楚，北无赵：指韩南无楚援，北无赵援。案：乃也。

②贵阳金氏十梅馆刊本。

③转引自缪文远：《战国策新校注》，巴蜀书社，1987年，页633。

④《于香草遗著丛辑》本。

⑤江苏古籍出版社，1985年，页935。实际上，将“割”字属上句读者，清人已有之，如金正炜即然。究其原因，自然是难以解其文意造成的。

⑥《马王堆汉墓帛书[叁]·战国纵横家书》，文物出版社，1983年版，8开精装本。

⑦姚宏续注：《战国策》云：“（兔，）曾（指姚宏所见曾巩本）作‘兔’。”（上引金正炜补释也言之）今帛书正与之相符。

⑧可见：《马王堆汉墓帛书[叁]·出版说明》；杨宽《马王堆帛书〈战国策〉的史料价值》，《文物》1975年2期；马雍《帛书〈战国纵横家书〉各章的年代和历史背景》，《文物》1975年4期。

作者工作单位：西南师范大学文献所